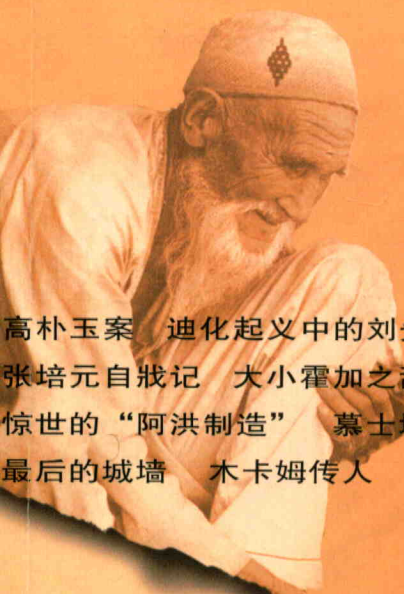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原上图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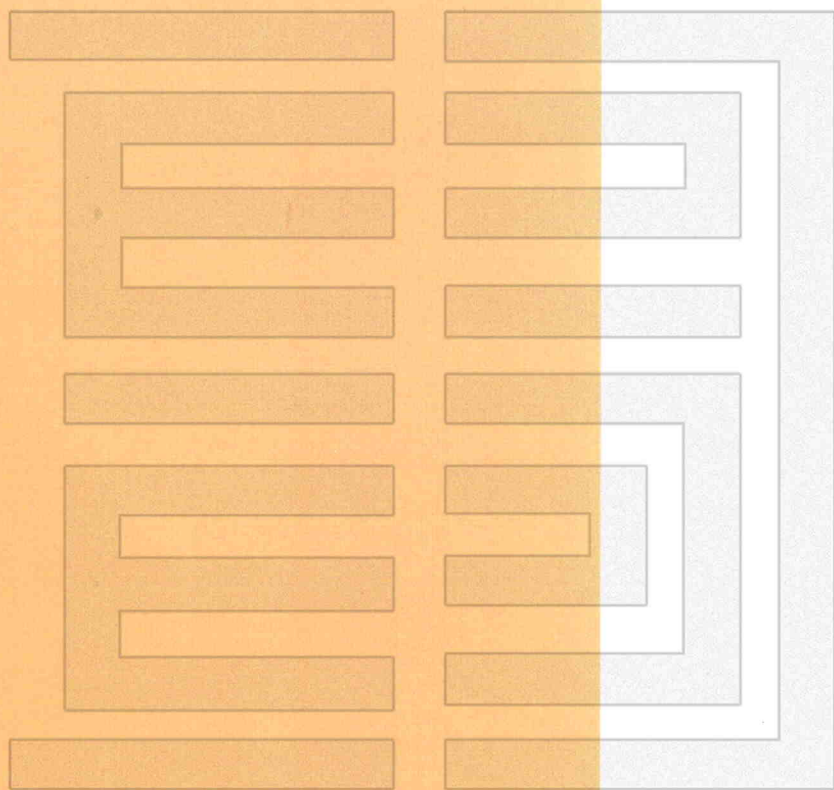
高朴玉案 迪化起义中的刘先俊
张培元自戕记 大小霍加之乱
惊世的“阿洪制造” 慕士塔格的失败者
最后的城墙 木卡姆传人

刘学杰 著

Xingjing Guangji

新疆旧事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

选题策划：王淑梅

责任编辑：王淑梅 王怡然

装帧设计：



长卿设计工作室

www.010101.cn

新疆旧事

Xinjiang Jiushi

刘学杰 著

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-0984047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疆旧事/刘学杰著. —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05. 8

ISBN 7-228-09568-5

I. 新… II. 刘… III. 新疆—地方史—史料 IV. K294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5282 号

新疆旧事

刘学杰 著

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发行
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
邮编 830001
电话 (0991)2821252—2823202
印刷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本 787×1092 1/16
印张 16.625
字数 160 千字
版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
印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5 000 册

ISBN 7-228-09568-5 定价:24.00 元



目录

- 新疆“四马”逸事 // 1
- 高朴玉案 // 16
- 苏朴尔格与策勒村事件 // 29
- 迪化起义中的刘先俊 // 36
- 张培元自戕记 // 42
- “罪臣”的远足 // 51
- 赵锡光将军逸事 // 60
- 大小霍加之乱 // 75
- 收复新疆之战 // 86
- 秦尼巴克 // 157
- 麻扎 // 167
- 不可忘记的雅林 // 199
- 惊世的“阿洪制造” // 211
- 慕士塔格的失败者 // 223
- 最后的城墙 // 228
- 西域乐王 // 233
- 木卡姆传人 // 244
- 参考资料 // 259



新疆“四马”逸事

近

现代史上的新疆，政局动荡，风云多变，民生凋敝。而马福兴、马绍武、马仲英及马虎山，更为新疆的危局增添了几把大火。有人将上述四位马姓人，概称之为新疆“四马”。那时，新疆老百姓谈“四马”色变，谈“四马”怨生。一百多年过去了，“四马”行迹虽已成过眼烟云，但他们给新疆大地带来的伤痕却难以磨灭，今日忆及，仍感怀不已。

骄奢淫逸的马福兴

马福兴是云南建水县人，回族，生于同治三年甲子（1864年），农民出



身。他自幼喜好练拳弄棒，竟然练就了好臂力，后中了武举。云南提督马福录喜欢上了马福兴，招至麾下当了一名参谋。不久，他娶了个云南女子，成为他的第一位夫人。

1900年（光绪二十六年）8月14日，八国联军攻破北京，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出逃，一路辗转到了西安。第二年，各省提督为给太后保驾，纷纷派武艺高强的壮士到西安护驾。这一年，37岁的马福兴已打过几仗，骁勇善战，身手不凡，马福录便把他举荐给慈禧太后，以讨好“老佛爷”。

这天，慈禧太后到关帝庙上香，看到庙中泥塑关帝手执一把百余斤重的大刀，情不自禁地念叨起来：“这刀好重呀，不知谁能将它举起？”随从中有几人跃跃欲试，还未动手，马福兴抢先一步，抓起大刀，上下左右地舞弄起来。只见他面不改色，气息匀稳，慈禧太后见状连声赞叹：“好力气，好力气！真乃勇士！”

1902年1月7日（光绪二十八年），慈禧太后结束了逃难的窘境，与光绪皇帝返回北京。行前，太后下了一道手谕：着马福兴为河南参将。

马福兴任河南参将时，娶了“河南夫人”。不久，又与一名杭州女人邂逅，厮混姘居，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“杭州夫人”。

河南巡抚有一公子，倚仗权势，



踌躇满志的杨增新

横行街闾，百姓无不惧之恨之。一日，马福兴在街头撞见了正为非作歹的这位公子，便把他抓来，痛打了一顿，险些毙命。这下触怒了巡抚大人，巡抚罗列了一堆罪状，买通朝廷关节，将马福兴免职，发配到新疆。

来疆后，马福兴举目无亲，身无分文，只好在距迪化城（今新疆乌鲁木齐）十多公里处的三个泉子的驴马店里当差。一天，一个叫马生元的云南回回赴迪化卖米，投宿在驴马店，马福兴听其口音像是同乡，便“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”起来。许是同地同姓同族同教的缘故，两人很快结为挚友。

随后，马生元邀马福兴搬到自己宅院，共创家业。还将外甥女许配给马福兴为妻，即后来常称的“兰州夫人”。这一年，马福兴47岁，“兰州夫人”17岁。

杨增新刚到新疆时，任迪化陆军学堂提调。杨和马是同乡，业务上有些往来，两人渐渐熟识起来。辛亥革命爆发后，新疆巡抚袁大化兵力不足，杨就向袁大化举荐马福兴去回队三营当统领（三营约1500人）。

杨增新上台时，为驱逐袁大化，马福兴出了大力，对杨增新有救命之恩。塔城议和之后，杨增新在新疆站稳了脚跟，马福兴也因此成了“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”的“二将军”。大权在握，他便大兴土木，为自己营造公馆，在迪化六道巷按内地官府造型，在公馆腹区建造两层四合楼，有房屋80余间，雕梁画栋，琉璃瓦檐，华丽精美，耗资不计其数。这还不算，他在旧居三个泉子也修建了一座公馆，规模与六道巷不相上下。公馆落成后，马福兴把早年丢弃在外的云南、河南、杭州三位夫人接来新疆，共享荣华富贵。从此，马福兴资财万贯，妻妾成群，吃稀



世珍味，穿绫罗绸缎，住宫阙楼台，极尽人间奢华。

不久，杨增新从晚清的新疆臬司一跃而为独揽新疆军政大权的提督。为剪除异己，剿灭伊犁、喀什的敌对势力，捕杀迪化的涉嫌分子，他于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把马福兴派到喀什任提台，委任其长子马继武（河南夫人所生）为喀什协台，将喀什大权统统赋予马家父子。马福兴临行时，与杨增新滴血誓盟：患难与共，生死相依。

到任后，马福兴知恩图报，为巩固杨在新疆的统治宝座，以清除哥老会的名义大肆屠杀人民，只要是对杨增新政权有威胁的人都找借口杀掉，为此得到杨的赞赏和褒奖。马福兴为杨增新真是效尽了犬马之劳。也因此，马福兴更加有恃无恐，滥用各种肉刑，别人手足，戕人性命，为所欲为，俨然以土皇帝自居。到喀什没几天，就强迫老百姓给他在疏勒县草湖修建一座五层楼的宫殿式别墅，把住在迪化的四个夫人一起接到草湖寻欢作乐。在这个自成天地的马家花园里，马福兴妻妾十七八个，丫环侍女七八十个，牛马羊不计其数。包尔汉在他的《新疆五十年》中揭露道：“喀什，这所谓新疆南疆八城的首邑，是当年南疆安危所系的地方。杨增新执政不久，就派他的亲信回族人马福兴出任提台，企图通过宗教及民族关系进行控制。”

马福兴生活糜烂，恣意挥霍，花钱如流水，一月军饷六七天就花个精光。他便找地方官索要，言语粗鲁，态度骄横，引起地方官吏的不满，最后发展到和阗（今新疆和田）、阿克苏、喀什三地哥老会联合起事，公开反对马福兴。

马福兴最赏识、最偏爱的是“杭州夫人”。她不但聪



明貌美，文采出众，且能说会道，擅长交际，见多识广，是个不寻常的女人。马福兴每遇棘手之事，常与她协商对策。但这位爱妾的北京之行，却给马福兴埋下了杀身之祸。1923年，“杭州夫人”生下马吉云后，便将孩子交给“兰州夫人”照看，自己回浙江探亲去了。这年10月，直系军阀曹锟迫使总统黎元洪下台后，重金收买议员，选举自己当上了总统。“杭州夫人”与曹锟的四姨太相识，便极力劝说马福兴与“曹总统”拉上关系。马便在新疆选了好马20匹，由“杭州夫人”亲赴北京献于曹锟。曹锟大悦，以北洋政府名义封马福兴为“建威将军”，曹锟回赠马福兴将军服一套、七狮宝刀一把。“杭州夫人”将这些东西通过迪化商人南大荣带到新疆。不料，南大荣到了迪化后不敢直接交于马福兴，而是在友人暗示下，将“将军服”及七狮宝刀送到了杨增新处。杨看后不动声色，嘱咐将原物送喀什。他大概看到了“誓盟弟兄”的反骨，便下决心杀掉马福兴。但这又牵涉出了另一个人——马绍武。

马绍武报仇之后亦落难

马绍武与马福兴同为云南回族，虽为同乡同族同教，两人却不同心同路，仇隙早生。马绍武信奉新教，马福兴信奉老教，有趣的是，马福兴的“云南夫人”却是新教教徒。这一天，时任疏附县知事的马绍武专程去给马福兴贺寿，“云南夫人”见到新教教主马绍武，便“扑通”跪地行了大礼，这让马福兴很没脸面，当即训斥了“云南夫



枪击后的马绍武欲东山再起

人”，给了马绍武一个难堪。从此，两人仇隙更深。不久，马福兴硬是凭借雄厚的武力，将马绍武挤出了喀什。

除掉马福兴不是件易事。

一是他扩充军队达 30 个营，大炮近百门，拥有重兵；二是省城距喀什 1500 公里，40 多天的长途奔袭，本是用兵大忌。城府极深的杨增新左思右忖，最后决定，利用回教新、老教的派系矛盾，以回制回。于是除掉马福兴的重任落在了

新教教主马绍武的身上。马绍武对自己被马福兴驱逐出喀什早已怀恨在心，如今报仇的机缘从天而降，自然是喜不自禁、竭力尽心了。

1924 年初，在乌什县任知事的马绍武被杨增新一封密电召至迪化，密商除马方案，决定由马绍武统一指挥，率领 12 个营队，在鄂英、张子清的协助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取马福兴。

除马部队分两路向阿克苏进发。从伊犁抽调的两营骑兵星夜兼程，翻过天山直抵阿克苏。从吐鲁番等地抽调的部队沿大路奔赴阿克苏。两路部队在阿克苏会合后，鄂英率一路去巴楚大路，马绍武率一路走乌什小道，从两个方向向喀什挺进。七天的轻装急行军，两路人马先后抵达喀什的门户——阿图什。

在阿图什，马绍武得到消息，这天正是马福兴的生日，回、汉两城的官兵放假四天，防备大为松弛，显然是有城



无防。马绍武暗自庆幸，不由得鼻孔里冒出一股冷气：马福兴啊马福兴，你的末日总算到了！

马福兴也真该死。马绍武到了阿克苏后，一位知情人知悉来者不善，便星夜直奔喀什向马福兴报急，马福兴却无动于衷，非但不作任何抵御的准备，还把士兵的武器收缴集中保管，摆出一副不抵抗、束手就擒的架势。听到部下说一句杨增新的坏话，便破口大骂制止。他还幼稚地向部下宣称：“喀什大得很，来多少人我都把军营让出来给他们住。”死到临头，马福兴仍心存幻想，真叫人匪夷所思。

1924年4月29日凌晨，马福兴的城防部队还在酣梦中，城已经落入马绍武手中，兵不血刃即“擒马福兴于卧榻之上”。如梦初醒的马福兴成了丧家犬，哀求马绍武：愿意交出兵权，离开军界，甘做庶民。老谋深算的马绍武哪里容留活口，向杨增新谎报说：马福兴违命抵抗被击毙。次日，将马福兴脱光衣服，押至疏勒县北门外，捆绑于十字木架上，亲自持枪杀之，并暴尸三天三夜，其尸体被草草掩埋于县城东北的麻木提汗帕琼木麻扎。

在马福兴被活捉之际，张子清率部直插喀什回城，包围了马福兴长子马继武的协台衙署。马继武仓皇爬上衙署城墙奋力抵抗，双方枪战两个多时辰，马继武被打死。喀什回城随即也落入马绍武之手。



行刑前的马福兴



新疆旧事

马福兴父子双亡之后，杨增新列举了马福兴的十大罪状，公布于全疆。杨增新论功行赏，马绍武先被委任为和阗道尹，不久又改任为喀什道尹。金树仁在新疆当政后，他又出任了喀什区行政长。从1924~1935年的12年间，马绍武成为喀什地区军政界以及宗教界的头号人物，尽显了他的文武才能和宗教地位，上下皆有口碑。那时的新疆流传着一句话：“把马绍武放在喀什，胜过那里驻扎十万大军。”足见马绍武非等闲之辈。

大概是权势太重、名声过旺吧，所以引人算计。那时，任喀什行政长的马绍武办公在回城行政公署，居住在疏附四十里栏杆的乡间别墅，每日早出晚归。1934年的一天，下班去四十里栏杆途中，遭遇一伙武装人员的袭击。也算他福大命大，只伤及手腿，于性命无碍。但这对他惊吓不小。回顾在喀什的12载春秋，东剿西征，几上几下，心力交瘁，屡生厌倦。马绍武强烈地感受到马福兴残部报仇之心不死，再待在喀什，凶多吉少，不如及早抽身，图个安康的晚景。经盛世才批准和苏俄驻喀领事馆的同意，马绍武于1935年赴俄治病。1936年回国后，在省城任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。但好景不长，厄运终于也降临到他头上。1937年秋，盛世才以“阴谋暴动”罪将他逮捕入狱。后再未听到他的消息，十有八九是死于盛世才的冤狱中了。



乱世的“尕司令”马仲英

20世纪30年代，正值新疆动荡离乱时期，所谓“乱中出枭雄，危局生豪强”，马仲英算是一个。

马仲英是西北“五马”（马步芳、马步青、马鸿奎、马鸿宾、马仲英）之一，是甘肃河州临夏人。年幼时就有出众之举，聪慧过人，喜舞枪弄棒，骑射娴熟。17岁时，他便高举“反冯（玉祥）”大旗，一手制造了震惊西北的“河（甘肃河州）湟（青海湟源）事变”，这场事变历时三载，马仲英屠城杀伐成性，数十万汉、回、蒙、藏同胞成为他刀下冤鬼。马仲英每战都冲锋在前，所向披靡，鲜有闪失。“河湟事变”让年少气盛的马仲英威名远播，于是马仲英有了个“尕司令”的称谓。从此，他野心急速膨胀，率军进入甘肃河西，以“甘宁青联军总司令”号令西北，企图成立河西省与甘肃等省分庭抗礼。此举激怒了他的表哥马步芳，马步芳亲率大军赴河西征剿。马仲英自知难与之争锋，拔营向安西、敦煌、玉门三县逃窜。

1931年初，新疆的“哈密事变”赐给马仲英解危喘气的良机。“哈密事变”是新疆各族人民反抗金树仁血腥统治的行动，由于金树仁的残酷镇压，暴动严重受挫。事变挑起者和加尼亚孜阿吉和尧乐博斯向马仲英求援。进退失据的马仲英如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，窃喜良机从天而降，便以“解救伊斯兰兄弟”的名义，于1931年5月率领残缺不齐的队伍进入新疆哈密外围。面对强大的省军，马军围城半年攻克不下。马仲英遂掉转人马另辟战



场，夺取了巴里坤。因偷袭得法，200余残枪疲兵竟将2000余守敌打垮，大获全胜，缴获颇丰，从此声威赫赫。紧接着马仲英又用200余残兵偷袭省军杜国治旅。他身负重伤，仍冲杀在前，连克省军三道防线，1500人的守军即作鸟兽散，杜国治自戕于阵前，马军又获胜利。金树仁急调伊犁名将张培元以增援哈密。

盛世才不敢懈怠，与张培元率四路兵马6500人救援哈密。马仲英见状，自料不是对手，加之他枪伤趋重，过冬物资无着落，于1931年10月撤回甘肃。

返回甘肃的马仲英，不久被蒋介石收编为陆军新编第三十六师，20岁的马仲英一跃而为国军的师长，得意之形溢于言表。

时隔不久，哈密的和加尼亚孜阿吉因被盛世才围剿得焦头烂额，又向马仲英求援。1933年春天，马仲英率三十六师大部第二次进军新疆。马军先声夺人，旗开得胜，三战三捷，先后将哈密、巴里坤、木垒收入囊中。又旌麾西指，攻陷古城奇台和吉木萨尔，所获战利品全被马军独吞。和加尼亚孜阿吉大为恼怒，与马仲英反目成仇。马仲英二入新疆，屡战屡胜，气焰极盛，威逼盛世才不得不与马仲英议和。双方各怀筹码，盛世才提出让马仲英出任南疆绥靖总司令，而马执意坚持让盛出任省主席，自己任边防督办，独掌军权。结果谈判破裂，各自忙着去备战。

1933年6月12日，盛、马双方摆出主力一决雌雄，战场在阜康的淤泥泉子。几经交手，马军越战越勇，盛军节节不支，盛世才还险些被生擒。仗从凌晨打到黄昏，突然，天气骤冷，雨雪瓢泼，马军衣着单薄，冻饿交加，无还



手之力，被衣着厚实的盛军反击得手，全线崩溃，死伤大半。和加尼亚孜阿吉又反戈投盛，联手攻马，马仲英急率残部翻越天山，逃往吐鲁番一带。

乱世多重组。马仲英又与昔日的敌手张培元结成反盛同盟军。1933年刚入冬，张培元抢夺了乌苏军火库，用盛世才从苏俄购置的45车军火美美地装备了自己的军队，进而向迪化逼进。而马仲英乘盛主力进剿张培元之机，从吐鲁番奔袭，将达坂城拿下，挥师省城。此时的迪化要粮草无粮草，要援兵无援兵，仿若一具不堪重击的虚弱之躯，形势十分危急。盛世才不得已向苏联求救，两支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参战，扫荡了张培元在伊犁的大本营，张自杀身亡。马仲英面对装备精良的苏军和盛军的

联合夹击，自觉以卵击石，便立即撤回围城部队，退守于达坂城。苏军、盛军追击而至，飞机大炮齐鸣，达坂城陷落，马仲英军除小部逃往甘肃外，其余退守到焉耆。在此马仲英巧遇探险家斯文·赫定率领的中国交通部公路勘察队，马仲英强行霸占了该队的汽车和汽油，让汽车将他送到库车，又辗转到伽师、巴楚，收罗残兵，整编部队，将三十六师扩充为1.2万余人的部队。但未等他恢复元气，苏军、盛军与和加尼亚孜阿吉部万余人兵临巴



又称“白马将军”的马仲英



楚，三架飞机轰炸扫射，暴露在戈壁滩上的马军伤亡惨重，2000余人缴械投降，马仲英率残部从喀什逃往莎车。

逃到莎车的马仲英，思前想后，觉得自己与苏军支持的省军对峙难有胜券，便开始求和，表示愿意被盛世才“就地收编”。但经过几年征战的盛世才已看清了这头不可驯服的野狮，决不养疽为患，非让马仲英彻底从新疆消失，以铲除心头隐患。马仲英求和无望，不得不再退让几步，终与省方缔结协约，接受城下之盟：交出兵权，离开部队，只带少数人赴苏联学习。

1934年7月10日，马仲英在苏方人员的陪同下，率随员200多人和30头骆驼组成的驼队，带着大批金银细软，经乌恰县的斯姆哈纳口岸进入苏联。这一去，他再未返回中国，名噪一时的西北“尕司令”彻底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。

马仲英进入苏联境内后，即被解除了武装，由苏方送往塔什干。两年后又送到莫斯科。马仲英及他的随行四处参观，苏联教官辅导他们学政治、学俄语、学文化，后又进入红军大学进修，后转入空军学院学习飞行。这一段时间，苏方给了马仲英良好的待遇，甚或对他有什么期望。

渐渐地苏联人对马仲英不感兴趣了，不久他便在苏联悄然死去，年仅25岁。对马仲英的死说法颇多，但无一个定论。有说他飞机失事死于空难的，有说他被打成托派死于冤狱的，有说他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，有说他曾用重金贿赂苏方人员而遭克格勃暗杀的……他的死至今还是一个谜。

马仲英去苏联后，他的三十六师由谁接手掌管呢？这